

鐵血
11.11.11.11.11.11

李西闽 ★ 著



我从墙上取下那把锈迹斑斑的老刀，它见证了我一生的壮烈和苦痛。伤口已经不会发芽。我已经没有力气将它磨亮，它像我的生命一样，渐渐地黯淡。我抱着曾经嗜血的老刀，躺在眠床上，等待死亡，等待无边无际的黑暗将我淹没，将大地淹没。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李西闽★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血性/李西闽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8. 11

ISBN 978 - 7 - 80228 - 965 - 9

I. 血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64401 号

血 性

作 者: 李西闽

选题策划: 张国辰

责任编辑: 吕 晖 董晓琼

封面设计: 韩 捷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总 编 室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(传真)

发 行 部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 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200 千字 印 张: 18

版 次: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228 - 965 - 9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序 章

我叫李土狗，我知道我快死了。其实我早就该死了，能够活到现在，不是福气，而是折磨。我该有 90 多岁了吧，村里的人都说我是老妖怪，那些青年人说我是出土文物。多少年来，我孤身一人，栖身在小镇西头的小泥屋里。我已经习惯了孤独，可我总会想起过去，想起那战火纷飞的岁月。过去的岁月温暖着我，也使我疼痛哀伤，包括那些久久不散的硝烟，那些伤口，那些粘稠的鲜血和焦糊的气味……



第一章



我七岁那年，爹娘一前一后相继地死去。村里的一个叫黄七姑的孤老太太收留了我，让我住到她家里，和她相依为命，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像一条野狗般在山野村落中乱窜。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，只是觉得心里堵着一块巨大的石头。每天到了黄昏时分，我才会拖着疲惫的脚步，朝小镇西头那棵老樟树旁边的小泥屋走去，那小泥屋就是黄七姑的家，也是我的家。那时，满目凄惶的黄七姑站在门口，等待我的归来，我出现在她眼帘时，她就会伸出干枯的手，朝我不停地挥舞，并且大声地说：“土狗，快回来吃饭——”

那些夜晚在记忆中显得十分阴冷。黄七姑会在黑暗中把我搂在她的怀里，冰凉的眼泪滴在我脸上，她在暗夜中的声音充满了怜悯和慈爱：“孩子，你的命苦呀！我要是死了，你可怎么办？”我在黑暗中睁大眼睛，我什么也看不到，包括黄七姑落泪的眼睛，以及她松树皮般的老脸，无论她对我多么亲近，明天会怎么样，我一无所知。我的命运漆黑一片。

小镇上的人都像躲瘟神般躲着我，仿佛怕我给他们带来灾祸。

特别是那些大户人家的人，连我路过他们家门口时，都会凶恶而鄙夷地朝我喝道：“丧门星，走远点！”他们凭什么这样对待我？倔强的我听了这话就站在那里不走了，怒视着他们。他们会变得特别愤怒，好像我挖了他们的祖坟，朝我吼叫：“滚！滚得远远的！丧门星！你不再滚，我就放狗了！”我为什么要滚？那时，我的身体充满了力量，我企图和他们对抗。可是我错了，我的力量竟然不如一条狗，他们把看家狗放出来后，吃亏的当然是我。

我的身上有几块伤疤，就是小时候被大户人家的看家狗咬的。被狗咬伤后，我没有哭，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忍受痛苦，我拖着血淋淋的腿回到家里，黄七姑心疼得老泪横流，边给我处理伤口边骂那些狠心的富人。我从那时候起，就知道一个道理，富人和穷人是水火不相容的。

除了野狗般的我也有朋友。那是猎人上官明的儿子上官雄，他和我同龄。上官明是我童年时的偶像。他经常扛着土铳从我的家门口经过，独自一人往深山老林里走去。我还会看到他经常带着猎物回来，有时，他会朝我笑笑，把一只野鸡扔到我面前，对我粗声粗

气地说：“拿回去让七姑炖给你吃吧！”我迷恋的不是那些猎物，而是他身上野蛮的气息和那杆土铳。

我想我要像他那样粗壮，而且拥有一杆土铳，那些大户人家的狗就不敢欺负我了。

上官明并不是那么容易接近的人，我经常会在上山的时候，跟在他的身后，他会回过头来把我赶走。我只好看着他的背影消失，心里充满了惆怅，他要是我父亲，我的命运会不会改变？

上官明同样不让他儿子上官雄跟他上山打猎。我们会坐在汀江河边的沙滩上，讨论着上官明的问题。上官雄说，他父亲从来不让他碰那杆铳。我们对那杆铳十分地神往。我对上官雄说，什么时候把铳偷出来玩玩？上官雄的脸上出现了恐惧之色，他说，如果那样，他父亲会把他打死的。

有一天下午，上官雄把土铳偷出来了。我觉得奇怪，今天上官雄吃了豹子胆了！上官雄说他父亲中午喝醉了，现在躺在床上呼呼大睡，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呀，就把土铳偷出来了。我们来到了河滩上，琢磨着土铳的构造，还把土铳抬起来，对着河边树上的鸟雀瞄准。可惜我们不知道怎么装填铁砂和火药，上官雄也没有把铁砂火药偷出来，否则我们非要放上一铳过过瘾的。不过，土铳在我们手上，我们还是增加了许多胆气。在河滩上玩了一会儿，我就提议到镇街上去走走，上官雄答应了。

我们来到了小镇的街上，人们并没有因为我的肩膀上扛着土铳而对我刮目相看。到了土豪刘世清的大宅门口，我放慢了脚步。其实我心里忐忑不安，害怕刘家放出狗来咬我，我腿上的伤疤仿佛发痒起来。我肩膀上的土铳还是给我壮了胆，上官雄也给我壮

了胆，因为他父亲，长岭镇没有人敢欺负他。刘家大宅的大门洞开，那条凶猛的大黑狗坐在院子里，朝我们虎视眈眈。我心里说：“恶狗，老子迟早要杀了你！”就在这时，大门里晃出一条瘦长的身影，他朝我大声喝道：“你这个丧门星，怎么又来了？还不快滚！”

此人是刘世清的管家刘猴子，我看到他怒火就往头顶上窜。我把土铳从肩膀上取下来，端在了手上，对着刘猴子，大声地说：“我为什么要滚，这街道难道也是你家的？你今天敢放狗，我就一铳轰暴你的头！”

上官雄也说：“刘猴子，你凭什么让土狗滚！”

8

刘猴子冷笑了一声说：“小兔崽子，我看你今天想找死了！你有种就朝我头上轰呀！”

他边说边朝我逼过来。

这时，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。我只好硬着头皮说：“你……你别过来，我真的要开枪了——”

上官雄知道土铳里没有装填铁砂和火药，根本威慑不了刘猴子，他心里也十分焦急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刘猴子继续冷笑：“你开枪呀，开呀！朝我脑门上开呀！”

他一步一步向我逼近，我一步一步往后退着。

小街上许多人围拢上来看热闹，窃窃私语，他们脸上的表情十分古怪。就在这时，刘家大宅里走出了两个壮汉，那是刘家的家丁。刘猴子见他们出来，就吩咐他们说：“快去把这小兔崽子手中的土铳缴了！”那两个壮汉猛虎般朝我扑过来，我大叫一声，想跑也来不及了。

他们夺去了我手中的土铳，我还被其中的一个壮汉一脚踢翻在地上。这次，刘猴子没有放狗出来咬我，他们把土铳夺去后，就进了大宅，把大门关上了。上官雄把我从地上拉起来，哭着对我说：“土狗，铳被他们缴了，我怎么回去向我爹交代呀？”

我也束手无策。

我们重新回到了河滩上，面对着沉缓流动的河水，默默无语。上官雄一直在流泪，抽泣着，我想了很多话想对他说，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是我连累了他，害他有家难归，他父亲酒醒后知道这事，不剥了他的皮才怪。这事是我的错，我不能逃避，所以，我必须陪着他，他如果去死，我就陪他去死。

入夜了，我们还是不敢回家，坐在汀江河边，不知所措。

流水的声音越来越响，似乎要将我们吞没。

我们不知道，小镇上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因我而起，也埋下了祸端。

有人把我们发生在刘家大宅前的事情告诉了上官明。上官明到晚上，才从床上爬起来。他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取了把砍柴刀，在磨刀石上磨得锋利，然后一手举着火把，一手拎着锋利的砍柴刀，出了家门。他老婆抱着三岁的小儿子，眼睁睁地看他出门离去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她心里十分清楚，男人要做的事情是十头牛也拉不回来的。

上官明来到了刘家大宅的门口。

他还没有到来，刘家大宅门口就围满了人，人们的表情各异。开始他们还在七嘴八舌地谈论着什么，上官明高大壮实的身躯出现在刘家大宅门口后，人们就鸦雀无声了。上官明的表情严峻，

眼睛里散发出一种杀气，小街上也弥漫着一种杀气。

上官明朝刘家大宅紧闭的大门吼道：“刘猴子，你给老子滚出来！”

大门里传出一阵狗吠。

看热闹的人们心都提了起来，自觉地往后退了退。

上官明手中的火把噼啪作响，飞溅出火星。火把的光把他右手提着的砍柴刀照得雪亮。上官明明显地摆出了一副拼命的架式。

大门里的狗吠停了下来。

里面顿时一点动静也没有。

上官明又大吼了一声：“刘猴子，你给老子滚出来！”

10 里面又传出一阵狗吠。接着传来杂乱的脚步声。不一会儿，刘家大宅的大门吱哑一声打开了。人们看到一个体态臃肿穿着长袍马褂的老头走了出来，他的身后跟着好几个穿着黑衣服的汉子，还有刘猴子。

这个老头就是长岭镇大名鼎鼎的土豪刘世清，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外面做官。刘世清满脸堆笑，沉缓地对上官明说：“上官老弟，你为何如此愤怒，到我家门前叫嚷？”

上官明冷冷地说：“你问刘猴子，他欺人太甚！连个孤苦伶仃的孩子都不放过，算什么东西！”

刘世清回过头，低声对刘猴子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刘猴子在刘世清耳边轻声地说了些什么。

刘世清听完刘猴子的话，转过身，扬起手，狠狠地掴了刘猴子一巴掌：“混账东西，你尽干好事！老夫的名声都被你败光了！还不快去把土铳拿出来，还给上官老弟！乡里乡亲的，有什么解不

开的结!”

刘猴子飞快地跑进去了。

刘世清朝上官明作了个揖：“实在抱歉，你看我对下人管教不严，让上官老弟动怒了，也让孩子受了委屈，老夫在此给你赔礼了，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！”

上官明没想到刘世清会来这一套，也没有多说什么，刘猴子出来把土铳还给他后，就扬长而去。



那个晚上，上官明和黄七姑举着火把在河滩上找到了惊惶的我们。我本来以为上官明会收拾我们的，没有想到，他竟然慈祥地对我们说：“孩子，回家吧，晚上河边凉，受风了多不好！”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还在沉睡，上官雄进屋把我弄醒。我睁开惺松的眼睛，问他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上官雄满脸笑容：“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有好事呢！”我坐起来：“有什么好事？对了，昨天晚上你爹没有打你？”上官雄摇了摇头说：“没打，也没有骂，快穿衣服，出门你就知道什么好事了。”我和上官雄出了门，看到上官明笑着和黄七姑在说话，上官明背着牛皮袋子，肩膀上扛着那杆土铳，我知道牛皮袋子里装着火药和铁砂。

上官明见我出来，朝我挥了挥手：“来吧！你们不是想着要打铙吗，今天我带你们去打！”

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呆呆地站在那里。

上官雄在后面推了推我：“我爹说的话你没有听见吗？快走呀！”

那是个露水味很浓的早晨，上官明把我们带到了一片山坡上。那是一片朝阳的山坡，阳光泼洒过来的时候，照亮了上官明黝黑的满是胡茬的脸。在那个阳光灿烂的早晨，上官明教我们怎么装填铁砂和火药，怎么抠动板机，让铁砂在火药炸响后从铙膛里迸射出去。



我和上官雄根本就无法预知，一场人为的灾祸会降临到上官明的头上。其实上官明心里很明白，刘世清是不会放过他的，就是刘世清放过他，刘猴子也不会放过他。刘家在长岭镇丢了脸面，有谁敢像他那样在刘家大宅门口耀武扬威？

秋天的闽西山地，可以闻到山上野果熟透的甜味。这是一年里最好的季节，没有洪水，没有饥饿，没有风暴，沉闷的雷声也渐渐消失……那个秋天的黄昏，上官明扛着土铙带着猎狗上了山，他希望在秋天的夜里能够有肥美的收获。自从和刘家闹那场事情

后，他一直小心翼翼，提防他们报复。如果刘家明着对他下手，他一点都不畏惧，可他们要来阴的呢？那是防不胜防的事情。

那些日子，上官明只要白天上山打猎，就会带上我们一起上山，晚上他就死活不肯带我们去了。我问过他为什么，他只对我说了两个字：危险！那个秋天的黄昏，上官明上山后，我和上官雄就在我家里等待着他的回来。我们都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回来，有时是深夜，有时是天蒙蒙亮的清晨……我们只知道他回来路过我家时，会用蒲扇般的巴掌拍我的窗门，让和我一起睡觉的上官雄跟他回家。

那个晚上，我们都难以入眠。上官雄说他的心口老是一阵阵疼痛，像是有人用针扎他。我在黑暗中问他是不是病了。他说没病。我感觉到他在我旁边翻来覆去，烦躁不安。渐渐地，我也变得烦躁不安，仿佛被他莫名其妙的焦虑情绪传染……不知过了多久，反正窗外的天还是漆黑一片，我们听到了一种声音。

那是狗的呜咽。

上官雄和我同时听到狗的呜咽，他的反应十分强烈，猛地从床上翻身起来，冲出了小泥屋。他发出的响动把黄七姑也吵醒了。黄七姑惊问：“孩子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”我说：“奶奶，我不知道——”

我和黄七姑也走出了小泥屋。

小泥屋外月光很亮，在我记忆中从来没有那么明亮的月光，可那月光中流动着浓郁的血腥味。我们看到了上官明的那条猎狗。上官雄蹬在地上，抱着它，颤抖地说：“老黑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”老黑呜咽着，眼睛里流着清亮的泪。黄七姑说：“不好！”

上官明一定出大事了！”

黄七姑赶紧去找来一些人，他们举着火把，在老黑的带领下，朝山上奔去。我和上官雄也跟在他们后面。老黑把我们带到了一片茂密的林子里。远处的夜鸟发出瘆人的叫声，林子里阴森森的，充满了死亡气息。我们看到了一个深深的陷阱，上官明就在陷阱里面，他的身上插满了尖锐的竹签，身体被血水淹没……看上去，那是个山民猎野猪挖下的陷阱，可死去的上官明不会告诉我们，那是个阴谋。那是上官明常去的一个林子，没有想到成了他的葬身之地，他没有死在老虎豹子等猛兽的爪子底下，却死在了人为设置的陷阱里，这是他的悲哀，也是他作为一个猎人的宿命。

14

那个晚上，泪水淹没了我和上官雄，我们都不相信上官明会这样离开，他是我心中最初的英雄。



那年头的长岭镇是多么的令人愤怒和绝望，我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，就像秋风中渐渐枯黄的野草。上官明死后，我和上官雄没有了快乐。我们轻易不敢到小镇的街上去，刘家大宅的人见到我们就百般欺凌，他们甚至让我们钻狗洞，把我们踩在脚下，把尿水撒在我们的头上。我们忍受着屈辱，希望某一天报仇雪恨。我们经常坐在上官明坟前，看着苍茫的群山，默默无语。